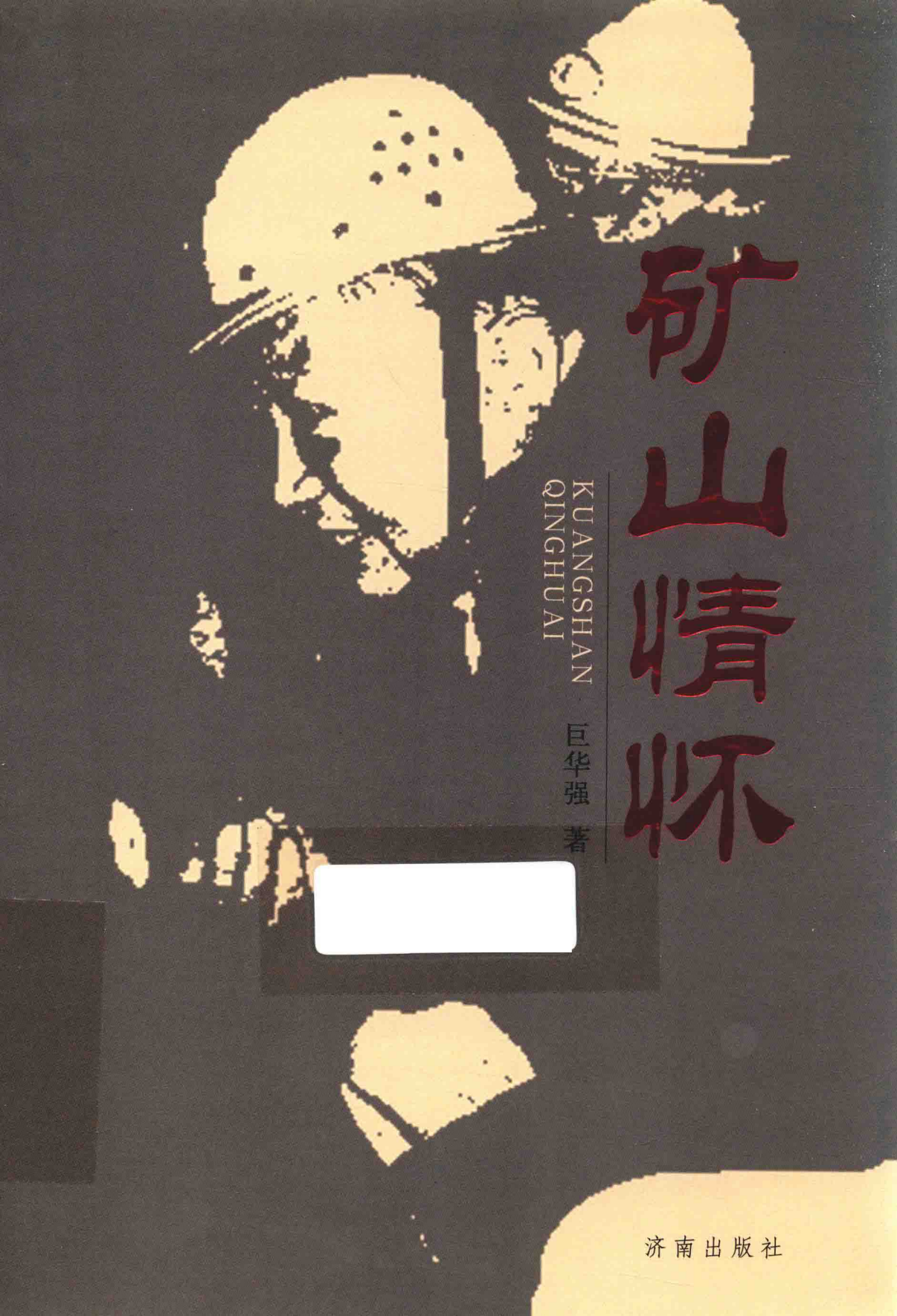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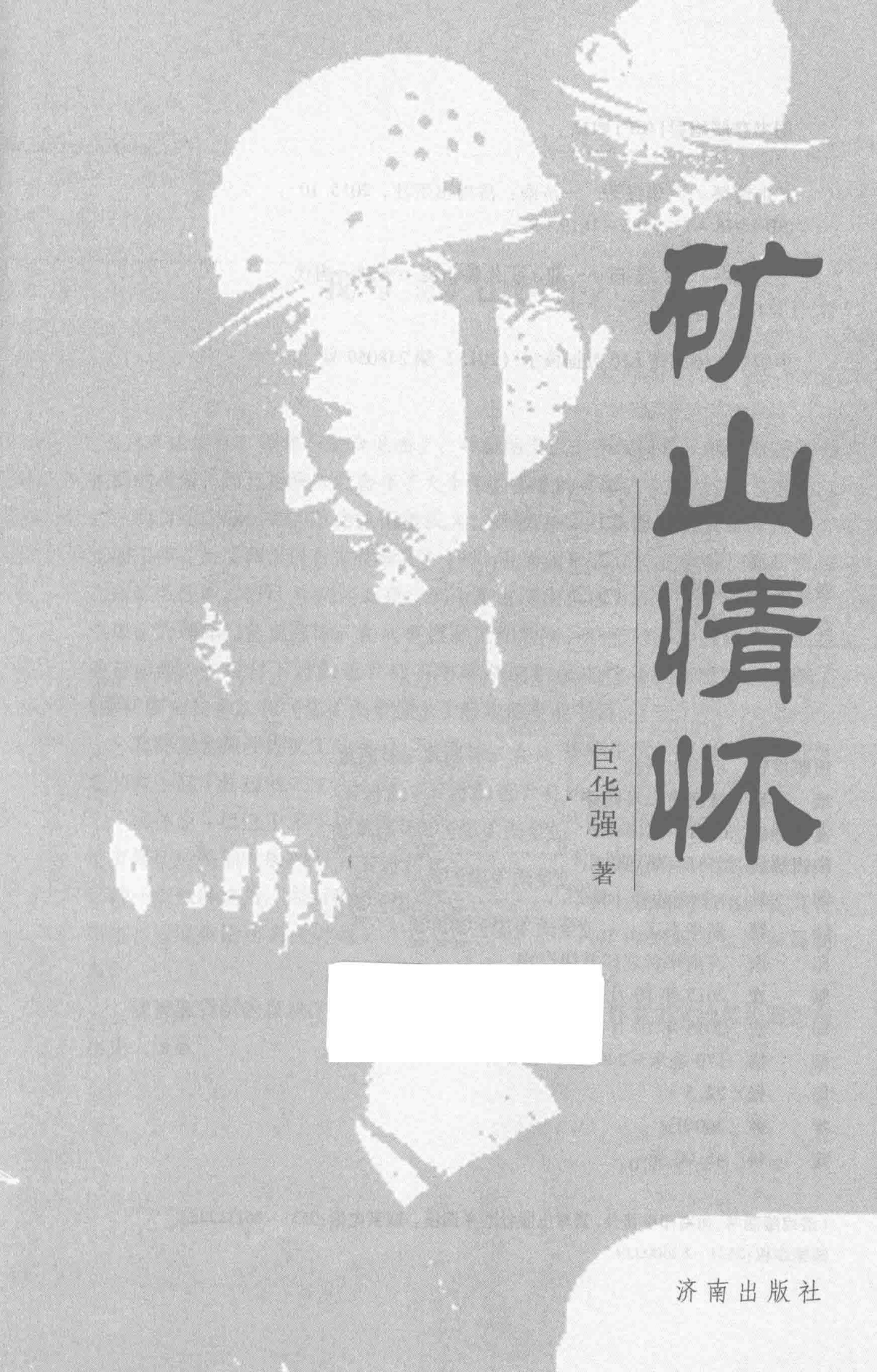


矿山情怀

KUANGSHAN
QINGHUAI

巨华强 著

济南出版社



矿山情怀

巨华强 著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矿山情怀 / 巨华强著. —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 - 7 - 5488 - 1819 - 9

I. ①矿… II. ①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8059 号

责任编辑 吴敬华
封面设计 侯文英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 1 号(250002)
发行热线 0531 - 86131731 86131730 86116641
编辑热线 0531 - 86131721 86131722
网 址 www.jn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济南华林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70 毫米×24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2.5
字 数 360 千
定 价 45.00 元

(济南版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531 - 86131736)
法律维权: 0531 - 82600329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8
第三章	35
第四章	52
第五章	69
第六章	88
第七章	104
第八章	121
第九章	137
第十章	153
第十一章	169
第十二章	185
第十三章	197
第十四章	212
第十五章	228
第十六章	244
第十七章	260
第十八章	276
第十九章	293
第二十章	308
第二十一章	323
第二十二章	340

第一章

深秋，白云朵朵，微风吹打着枯黄的树叶，太阳穿过云朵含着微笑沿着山脊向下走去。金灿灿的余晖笼罩着整个矿区。

雄伟的矿区大门口挂着醒目的“黄南市灵山煤矿”的大牌子。矿南边办公大楼由远及近看上去十分壮观。北面是生产和服务大楼。通过楼前的走廊可直通两座并排、高大而又神威的井架，井架上天轮飞速转动，罐笼升降不停，满载煤炭的矿车从井下降到井口，又自动地滑行到井口旁的翻笼里，将煤倾倒在集煤漏斗里。经过分离器，一部分煤炭流到不停运转的皮带运输机上被送往原煤仓，供当地居民做燃料用，而多数煤炭则流到另一条皮带运输机上，经过破碎和筛选后被送往洗煤厂。洗选后的煤炭，将被运往本市的钢铁、化肥、化工等企业。

此时的矿区一派兴旺景象，职工们恪尽职守，勤奋劳作，家属和父老乡亲们大办第三产业，支援当地农业生产。矿区呈现出欢快祥和的气氛，正像矿区喇叭里放出的《灵山好地方》歌曲里唱的那样：

灵山是个好地方，
金黄麦穗稻米香。
黑色乌金建矿采啊，
男女老少奋发图强，
多为祖国做贡献啊，
家家户户齐奔小康。

生产和服务部门在大楼里，采煤工区的助理工程师王大明坐在办公室看图纸，翻阅《采区设计》，他在编写《采面施工作业规程》。写完后他抬头看看在另一张桌前看报纸的董区长，拿着刚写完的《采面施工作业规程》走了过去。

“区长，新的《采面施工作业规程》草稿我写完了，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我修改后印出来你再签字，然后送矿上有关科室审查会签吧。”大明说。

董区长：“嗯，你放这儿吧，我一会儿就看。”

大明又将图纸和《采区设计》拿过来放在董区长面前的桌上。

矿灯房里，秋霞与两个充电女工刘玉琴、张桂芳在室内灯架旁忙碌着。

张涛走到灯房收发灯窗口，敲窗口玻璃。刘玉琴走过来，拉开玻璃窗。

刘玉琴：“哎，张涛，要下井啊？”

张涛：“不，我找秋霞。”

刘玉琴：“上班时间，有事下班再说！”顺手又把玻璃窗关上。

张涛：“哎，就说一句话！”又敲窗。

刘玉琴走近秋霞：“秋霞姐，张涛叫你。”

秋霞走近窗口，拉开玻璃窗。

张涛：“秋霞，洗衣机什么时候去取，我好提前借个车。”

秋霞回答：“下了班就去取，你在商店门口等我。”

张涛：“好吧，抓紧时间，别磨蹭。”说罢就走了。

下午，下班以后，张涛与秋霞从矿门外商店里取出已买好的洗衣机装在地排车上。张涛拉车，秋霞扶着洗衣机，穿过矿门口的商业街及矿区住宅楼，来到秋霞家的楼门口，两人说笑着把洗衣机抬下车，又抬上楼去。

两人一气儿抬上三楼，在秋霞家的门口放下洗衣机。秋霞敲开门，二人又把洗衣机抬进室内，放在门厅的一边。

秋霞热情招呼张涛坐下。

秋霞妈：“唉，又让你涛哥受累了。快坐下歇歇再拾掇，先喝口水。”秋霞妈给张涛递过一杯茶水。

张涛：“大妈，我不渴，洗衣机这么沉，她一个人咋弄得了？我帮着送家

来还不是应该的么，大妈老说客气话。”

秋霞妈：“不客气，咱两家多年来过得像一家人，哪还讲客气。这两年搬楼上来住了，两家不住一个楼上，来往没那么方便了，可有事还得你来帮忙。”

张涛：“那有什么不方便，有事说一声就是了，秋霞还不是常去我家帮忙。”

秋霞打开洗衣机包装在看说明书。

傍晚，大明与计财科的女助理统计师莹莹吃过晚饭从食堂出来，两人并肩走出矿大门向南山坡走去。太阳已落下山，山坡一片好清爽，他们来到蓄水池旁，并肩坐在水池旁边。

莹莹：“大明，你就答应我调回市里去，啊？”

莹莹双目含情地注视着大明，眼里滚动着企盼的泪花。

莹莹：“大明，我愿意和你好，永远和你在一起。可是煤矿不是我们久留之地。表叔已经答应给咱们联系接收单位了，你就答应我调回市里吧，啊？”

大明：“不，莹莹，不要再提这事了，我不能离开矿上，要调你自己调去吧。”

莹莹：“那……你不跟我好了？你不爱我了？”

大明：“莹莹，你别这么说，我们是好同学，好朋友，我喜欢你，你是我的好妹妹！”

莹莹：“不，我不要你说这些。”她转身捂住大明的嘴，温情地扑在他的胸前。

一股暖流涌上身，大明一只手搭在了莹莹的肩上，他抬起头看着挂在天上的月亮，又回头看看蓄水池里的水。排水管道这时没有排水，池内水面平静，月亮穿过夜幕潜在水池里。

秋霞家门厅里方桌上的碗筷还未收拾。

秋霞在试验安装好的全自动洗衣机。

张涛起身要走：“大伯大妈，我回去了，我没回家吃饭，爹妈该等急了。”

董区长：“不回去你爹妈还不知道你在这儿吃饭？还能上哪去？傻孩子，回去吧！秋霞，送送你涛哥。”

秋霞：“唉！”

秋霞送张涛下楼，走出楼门后正巧碰见银花回家来。她向张涛招招手后转脸对银花说：“银花姐，你怎么才回家来？”

银花：“我吃了饭又去了店里一趟，顺便拿点手工活回来。”

秋霞：“瞧你，白天忙了一天，晚上还不歇着。”

银花：“晚上没事，闲着也是闲着。走，跟我来，去我家坐坐。”

秋霞：“来顺哥不在家吗？别打扰他休息。”

银花：“他上中班，夜里一点多才能回家来呢！”

银花家住在秋霞家楼上，两人走进银花家。

银花刚满两岁的儿子虎子和奶奶在家，见秋霞来了，虎子跑了过去：“姑姑好！”

秋霞：“唉，虎子好！”她看见虎子的奶奶又忙说：“大妈，你忙什么呐？”

奶奶：“没忙什么，刚吃过饭不大会儿，我拾掇拾掇。你快坐下！”

银花：“来，秋霞，这屋里坐。”银花走进自己的卧室，见虎子跟过来，她拿起茶几上一个水果：“给，虎子，去找奶奶去，妈和姑姑有事呢”。

银花和秋霞坐在沙发上。

银花笑嘻嘻地说：“秋霞，你跟张涛还不成吗？两家关系那么好，你俩从小一起长大，可算是青梅竹马了，还犹豫啥！”

秋霞：“银花姐，他待我再好，我对他就是没那种感情。我一见他就像见哥哥一样亲，从小我俩就那样。”

银花：“你俩都老大不小了，还不快定亲，定了亲就好了。”

秋霞：“不，银花姐，是真的，我不骗你。我知道他对我好，还给我写信要求我，可我对他真的没有爱情。”

第二天上班时，张涛走在院内，迎面碰上吴矿长，他叫了声“矿长”。

吴矿长：“哎，张涛，你顺便去采一区叫一下董区长，叫他到调度室来，我找他商量一下新采面准备的事，还有井下安全。”

张涛答应：“唉，我这就去。”

采一区办公室里大明一个人在画图，张涛走进来说：“大明，董区长哪去了？矿长叫他去调度室，说要和他商量下新采面准备的事。”

大明：“他去掘进一区啦，回头我告诉他吧。什么时候去呀？”

张涛：“现在就去。”

大明：“好，我这就去告诉他，你坐会儿吧。”

张涛：“不啦，我还有事，是刚才在院里碰上了矿长，他让我顺便来叫董区长的。好啦，我走啦！”

大明抬头：“唉，不送啦，谢谢你！”然后他放下画笔，去找董区长去了。

中午，大明与莹莹在食堂餐厅里相临坐着吃饭。莹莹拿出一本杂志，对大明说：“大明，新来的这期《煤炭科学技术》有篇文章对你很有用，我从阅览室借出来了，给你看看。”

大明：“什么文章？”

莹莹：“有关采面矿山压力控制问题，你看看就知道了。不需要么？要不我就送回去了。”

大明：“别，别，谢谢你了，明天我请你吃排骨。”

大明接过杂志，两人坐了一会儿，收拾好碗筷，走出食堂。

大明与莹莹并肩走近矿大门口时碰见了矿工会张主席。

张主席：“哎，莹莹！”

大明、莹莹：“张主席！”

张主席：“莹莹，我想和你商量下普及职工学习交谊舞的事，你现在有空吗？”

莹莹看看大明：“行，有空。”

大明：“张主席，你们谈吧，我先回宿舍了。”

张主席：“那好吧。”

莹莹将提包、碗筷交给大明。大明离去。

张主席：“咱们边走边说吧。莹莹，你是矿工会特聘的舞蹈教练，普及职工交谊舞的事，你要多费些心啊。”

莹莹：“张主席，要广泛宣传鼓励大家来跳才行，有许多青年思想不开窍、不愿跳，到舞场来光看不跳。”

张主席：“愿到舞场来这一步就很好，多看几次他就愿意跳了。”

莹莹：“应该动员女工、家属姐妹大家都来参加舞会，女的太少了，应让机电科、行政科动员他们的女工都来参加才行。”

张主席：“你说得好。这两个部门的女工让她们的工会小组多做些工作，一定要把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搞好。”

莹莹：“对，工会积极发挥作用，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一定能搞得更好。”

周末，矿俱乐部舞厅里照例举行舞会。莹莹在教授交谊舞，她先与张涛做示范，然后让大家一起在乐曲伴奏下起舞。

矿主井口，大明与工人李洪祥、二愣一起上井。当提升罐笼停在井口时，把钩工上前打开罐笼门，他们与其他工人走出罐笼。

二愣：“洪祥，吃了饭再回家吧。”

洪祥：“不，我去食堂买点带着回家吃吧，家里还有活等着干呢。哪像你，一个人吃饱了全家都不饿得慌！”

他们说着和大明一起走到灯房窗口交灯后走向更衣室。

傍晚，大明坐在自己宿舍的桌前看那本《煤炭科学技术》杂志，但他心事重重看不下去。他又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影集，翻开第一页，那是他获得优秀大学毕业证奖励大会的彩照。他边端详边回忆：

矿业大学优秀毕业生奖励大会上，大明在台上领奖……

莹莹敲开男生宿舍的门，大明走出来，两人在校园林荫道上散步……

大明与莹莹同坐在列车上奔赴工作岗位……

大明与莹莹并肩走进灵山矿大门……

大明与莹莹在矿南山蓄水池边谈话，莹莹转身捂住大明的嘴……

莹莹来到大明宿舍门前，敲门后推开门走进房间，大明没有反应。

莹莹：“大明！”走近大明坐在床边。

莹莹：“怎么，一个人闷在屋里干啥？起来，出去走走！”

她伸手去拉大明。大明抬头看看她，仍没有动。

大明：“我下井刚上来，有些累了，想在屋里坐一会儿，歇歇。”

莹莹看看大明，又看看他的床铺、书架和书桌，看到了相册。

莹莹：“大明，你就是转不过劲来，一天到晚地下井，在工作面上爬来爬去，累死累活地干。虽说这是工作的需要，可什么时候才是头呢！有多少同

学早就调到机关工作去了，你总是不听我的劝，现在矿上还有几个大学生，你真够傻的！”

大明沉静了一会儿，抬起头说：“莹莹，我想了很久，想了很多，我知道你这是为我好，但这个岗位是我学的专业，我不愿意放弃它，请你原谅我吧。”

莹莹：“大明，我也想了很久，我还是希望调到市里去，可我又不愿意离开你。如果我真的调走了，咱们的关系……”

莹莹的双眸盯住大明，闪烁着温情和渴望的目光。

大明：“莹莹，我们相处得是有感情的，但我不能因此而拖住你不调离。你一个女同志在矿上确实有许多困难和不便，你的专业在市里很容易安排，在哪里都有用武之地，都能发挥作用，我支持你调走。至于我们俩的关系，我们都还年轻，个人问题不必考虑得过重。我们是同学，是好朋友，我会永远把你当成好妹妹，好吗？”

大明起身握住莹莹一只手，另一只手伸出去梳理她前额的发丝，又轻轻地擦抹她眼角里流出的泪水。

大明温情地说：“莹莹，你要理智些。请你理解我，我是学采矿的，来矿上的时间还不长，如果不在生产第一线磨炼自己，将来怎能对国家有所贡献呢？城市里没有适合我的工作岗位，我应当继续在矿上干下去，多学点实际的本事，将来才能有所作为，你说呢？”

莹莹没有吭声，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眸，她把头靠在了大明的肩上。

晚上，银花家里，来顺在从麻袋里向一个面袋里倒绿豆，银花用手张开口袋，倒满后扎好口。

来顺：“好了，虎子，和你妈给姑姑家送去。”

银花：“这老沉的，你送去不得了？”

来顺：“就楼下这两步远还拿不了？能有多沉？我给你发起来肩扛着行不？”

银花：“瞧你说的，不是我扛不动，下楼拐弯不得劲，要是摔倒了呢？”

银花说着笑了。

来顺笑着说：“好了，好了，别扭了你的腰，要是真的磕着碰着了，我可受不了。我给你提到门口，你娘俩送进去可行？”

银花娘俩：“行，行行！”虎子拍手高兴地拉着妈妈手要走。

银花：“虎子别急，等和你爸一块走。”

来顺手提起口袋下楼，到二层秋霞家门口放下，向银花做手势，要她敲门进去，自己转身上楼回家了。

银花和虎子敲门，秋霞妈开门。

秋霞妈：“哟，是你娘俩呀，快进来，你这是干啥呀？”

银花：“老家给送来的绿豆。”她双手提进门放在门旁边。

秋霞妈：“给几斤就足够了，怎么给那么多，你自家就不吃啦？”

银花：“一麻袋呢，咋吃了那么多？”

虎子：“奶奶，还有好多呢。”说完跑去推秋霞的房门。

银花：“看，虎子找他姑姑。”

秋霞妈：“虎子，姑姑不在家，业大上课去了。”

银花：“虎子，来找奶奶，姑姑上学去了。”

秋霞妈：“她来顺哥在家吗？”

银花：“在家。大沉沉的，我让他送来，他不来，这不还是他送到门口，又回家了。”

秋霞妈：“让他多歇会儿吧，井下操心又累人，亏他身子骨好哩！”

业大数学课刚结束，黑板上有老师讲课时书写的字迹。

老师说：“同学们要认真复习，争取考出优异成绩。”

下课了，学生们走出教室。

秋霞离开教室回家，在矿大门口巧遇大明。

秋霞：“王工！”他们边说边走。

大明：“噢，秋霞，你刚下课吗？”

秋霞：“刚下课，你怎么才回宿舍，开会啦？”

大明：“没有，我在工区办公室画了张图。”

秋霞：“我爸也在办公室么？”

大明：“不在，矿长找他，他去调度室啦。”

他们走到了大明的公寓。

大明：“我到宿舍啦，我回去啦。”

秋霞：“王工，再见。”

秋霞回到家，走进自己的房间，开灯，把书放在桌上，站立着向窗外看去，她看到对面窗户的房间里大明正坐在桌前看书。

第二天上午，采一工区会议室在开班前会，董区长布置生产任务。

董区长：“夜班生产正常，今天早班要抓紧，争取早开机早出煤，要为中班整修做好准备。再就是矿长强调说咱矿周围开了许多小煤井，有的都开进咱大矿的井田里面来了，与大矿争资源，对安全威胁大，要求各工区，特别是下井的人员要时刻注意井下的安全。另外，大家有知道小煤井情况的要及时报告给矿上。我讲完了，队长还有事么？”

来顺：“我再说两句。采面上出口不通畅，下去后一组的人先整好上出口，把上风巷的柱子、顶梁、电缆都整理好，别东倒西歪的不像样子。大家要注意安全。别的没什么啦，下井吧！”

秋霞妈找出个布口袋，把银花送来的绿豆用碗盛到口袋里，边装边叫秋霞。

秋霞妈：“秋霞，你在干啥？过来！”

秋霞：“妈，我在复习功课。”

秋霞妈：“我叫你快过来！等会儿再复习吧！”

秋霞走近妈的身边。

秋霞妈：“这是你银花姐送来的绿豆，你给你张叔家送些去，你张叔爱喝小米绿豆稀饭。”

秋霞：“妈，下午送去不行吗，我还得复习功课呢！”

秋霞妈：“去他家能误你多少时间，去去就回来，你权当歇一会儿。回来再复习吧，快去吧，啊！”

秋霞：“那好吧。”上前提起口袋。

秋霞妈：“哎，等等。”她转身又去里屋拿出两瓶酒，说：“给，把这两瓶好酒也带上，你张叔和你爹一样，顿顿饭离不了这个。”她把酒装在塑料袋里，交给秋霞，说：“去吧。”

秋霞转身离开家门。

秋霞提着东西走在宿舍区的路上，在一座宿舍楼前走进楼门，上了二层。

秋霞敲门。

张主席正在家写文章，听到敲门声。

张主席：“小涛妈，开门，有人敲门。”

张涛妈答应着走去开门。

张涛妈：“哟，是秋霞呀！你这是做啥呀？拿的什么？快进来！”上前接过东西。

秋霞：“大婶，噢，大叔也在家呀，我妈叫我送点绿豆来，做小米绿豆稀饭好吃。”

张涛妈见到秋霞格外亲热：“快，这边沙发上坐下，我给你倒杯水。你爹妈有点啥总是忘不了俺们。”

秋霞：“哪有什么东西，我妈说张叔爱喝小米绿豆稀饭，叫我赶紧送来。”

张涛妈又给秋霞拿来橘子等水果。

张主席走近看看绿豆，说：“这绿豆是当年新产的，真新鲜！你爹妈总忘不了我，有啥好东西都给我送来。”他又看见两瓶酒，接着说：“哎哟，我的老哥老嫂子哟，这么好的酒咋不留着自己喝，还给我送来干吗哟！我平时喝盅普通的大曲就不错了。秋霞，回去给你爹妈说，这两瓶好酒我收起来了，留着过节时，你们一家都过来吃饭，我们老哥俩好乐哈哈地干几杯。哎，你爹在家吗？”

秋霞：“下井了，张叔，有事吗？”

张主席：“没什么事，我老是挂着他呀！五十好几往小六十岁上数的人啦，下了一辈子煤窖了，现在还是不闲着，他的心呀，就是离不开井下。往后要多提醒他点，要他保重身体，注意安全，休息好，啊！”

秋霞：“唉，大叔、大婶我回去啦。”

张涛妈：“别走啦，吃了饭再走吧。”

秋霞：“不啦，大婶，我业大快考试了，复习功课紧着呢。”

张主席在找东西，说：“等等，把这些大红枣带回去，做稀饭时放上些，给你爹补补身子。”说着把一布袋大红枣递给秋霞。

秋霞：“留着你们吃吧。”

张主席：“看你说的啥话，我和你爹，我们老哥俩什么时候吃过独食呀，快拿着。”

张涛妈：“秋霞，有空就过来玩啊。”

秋霞：“唉，我走啦。”

董区长和大明在井下察看新采面开拓准备情况。

掘进队的工人在打开切眼，工人在后面打金属点柱，一掘进工甲看董区长和大明走上来啦，便说：“董区长来啦？”

董区长：“啊，我来看看，快打透了吧，别耽误采面接续呀。”

另一掘进工乙说：“下午班准透，耽误不了，你们就准备搬过来吧。”

董区长：“好，现在的采面快结束啦，完了就搬过来。”

又一掘进工丙说：“哎，董区长，咱这上头是哪儿呀？听着有放炮的声音，别让小煤井给咱打透了，那咱在底下可就遭殃了。”

董区长：“嗯，回头上井问问，查一查，看是什么情况。”

掘进工丙又说：“董区长，咱矿周围那么多小煤井，有的都和咱矿打透了，虽说咱在打透的巷道处打上了水闸墙，可堵住了这一处，谁知又会打透什么地方。小井都打得浅，在我们大矿上头，平时小井的水都渗到咱大矿来了，要是下雨天，山洪下来灌了小井，小井和咱大矿打透了，或是大水下来把小井与大矿冲透了，咱们可就倒霉了，咱井下的工人躲都来不及呀。”

董区长：“你说得很对，这事我立马向矿长反映，要求矿上重视，咱们解决不了要到市里省里反映。”

大明说：“这的确是个大问题，是安全的大隐患，几年了一直没有认真彻底地解决，每到秋雨季节都让人提心吊胆。”

掘进工丙：“当官的整天在井上，对这事不重视，小煤井打到大矿里来了，就没有决心停止它，甚至给大矿打透了都治不了它，这算什么领导？整天嘴上安全安全地叫个不停，这种最大的隐患，谁认真去办了！矿上、市里、省里哪一级领导不知道，怎么就解决不了！”

董区长：“你们说得很对，的确是矿上安全的大事，过去我对这事重视也不够，说明对大家在井下工作的安全抓得不认真。上井后我就立马找矿长，要求矿上重视，尽快解决。”

掘进工丙：“谢谢你了董区长，你虽然是采煤一区的区长，你的话我信得过，我们掘进区的几个区长可没有这么认真。”

董区长：“咳，井下安全的事，哪个区长都重视，但是有些问题解决得慢

或是难解决，就不是咱自己说了算的事了。好了，我们走啦！”

中午，董区长和大明升井，罐笼停在井口，董区长和大明走出罐笼。

把钩工：“董区长上来啦！”

董区长：“唉，上来了。”

董区长和大明离开井口，沿走廊向灯房和浴室走去。

井口把钩工将空车皮推入罐笼并关好链门，发出信号，罐笼徐徐下井。

从灵山煤矿往西大约不到三公里就是镇里办的黑风谷煤矿，老远看去就知道办得挺红火。两个井架并排着，主井的天轮正在转动。井口有两个人在忙碌着。井口推出来的煤车自溜式沿着小轨道滑行到卸煤台，自行翻车后倒回到空车线，沿着轨道又滑行到井口。卸煤台下有一辆卡车和两辆拖拉机车在人工装车。小矿的院落不大，但各处分布有条有理，除井口附近有两间房是调度室和会议室外，围着院子分布着木工场房，机电维修房，仓库及料场，还有工人的更衣房和澡堂及矿长办公室、厨房等。左右两个大门便于煤车进出，出车门旁有一地磅，房里值班员记录着每车煤出矿的吨位数量。矿正门挂着“大谷县红旗镇黑风谷煤矿”的牌子。

矿长办公室里酒宴还在进行，这天是县镇两级矿管部门来矿检查指导工作，下井刚上来，正在午餐。

于矿长：“来，朱局长，刘副镇长，我再敬二位领导一杯。”三人同饮后，于矿长接着说：“二位领导来矿上检查指导工作多次啦，矿上存在的问题凡是大家检查到的尽管提出来，矿上一定认真整改。”

朱局长：“大家不必客气。咱这个矿在全县是个重点乡镇矿之一，办矿条件好，靠近市里的大矿，资源也比较丰富。现在市场条件这么好，煤价比过去上升得很高，你们要在搞好安全的前提下提高产量。现在上边要求乡镇矿要达到年产十五万吨左右省里才能批准，咱们红旗镇的条件恐怕只有你们这一个矿能达到这个标准了。要细致研究今后的发展，像现在这种开采方法不行。”

于矿长：“是啊，朱局长讲得很好，很重要。下一步我们要请县局的领导、技术人员帮我们仔细研究研究，看看如何改进，提高产量，咱得尽快符合国家要求，争取早日达到设计年产量的要求。”

从黑风谷煤矿往东北方向去，经过市灵山煤矿北部露头的几个小煤矿之后，邻近市灵山煤矿东是一块刚开始建矿的地方。

这里是一座叫李家沟的煤矿的井口，竖着木制井架，小绞车提升着大筐，靠人呼喊发出升降井的信号。井口只有两个把钩工负责把提上井的岩石倒在小矿车里，再由运输工推走倒在井口附近的平台上。看来该矿刚开不久，是个独眼井，地面除井口小绞车房外，旁边只有一栋三间屋的房子，有几个人在屋里一边抽烟一边谈论着矿上的事。

李村长：“洪福，明天去市里备些钢材，快把正规井架的罐笼制作出来。主井双钩的提升，看得需要多少钢材。另外井下用的小绞车也得进了。”

洪福：“唉，我明天一早去吧。料好备，小绞车我寻思等等再说，等地面主井大绞车替换下来，就用这台不行？”

李村长：“那得等到什么时候了！井下大巷开出去就得在井下按提升小绞车，晚了井下开拓、用料咋整，靠人工可不成！”

洪福：“爹，这资金不够呀！”

李会计：“得用多少钱？”

洪福：“少说也下不来二十五六万吧。”

李村长：“就从村会计你李叔那儿拿二十五万吧。这钱得掂量着点花，从村里凑点钱不容易，咱家家户户虽说比前富裕了，可是集资办矿难度还是大呀！主要是这建矿投资困难，所以咱得争取早出煤，只要出了煤，这资金就活了。建矿的费用还需要多着来，这打付井，换大绞车都是用钱的大头。这些咱都慢慢来，咱认真地干，别马虎。各项工程要干就干好，不要翻工，那就省钱了。咱自己干不了的就上大矿请人来指教，自己绝不蛮干，那也不安全，这点洪福要把握好。”

洪福：“嗯哪，我记住就是了。”

董区长和大明从浴室更衣房出来，两人并肩往院外走，大明想往矿食堂走。

董区长：“怎么，上哪去？跟我回家去，咱俩再合计一下新采面搬家的准备工作。”

大明：“区长，我吃过饭再过去吧。”